

## 冬

那年易逝的岁月  
是触向未来的须蔓  
天空朝着昏黑离去  
渐渐风吹起  
吹过长长的水堤  
撞在山壁上  
不一会儿下起了雨  
你整个儿安静着  
诉说白的色彩  
曾有一个挥不去的梦  
你若隐若现  
那末，也许没有人  
曾记得她的音容  
总有流言漫出小巷  
就像流开去的  
初化的冰泉

在火热的谎言中睡去  
一切死绝的荒野  
最平常的种子播撒开  
决定过去的萌芽  
生死交替的地平线上  
策马疾驰的身影  
烈日下你长久地无言  
羊群依傍着你安眠

外附

直至光华

荡涤尽昔日的传奇  
物语便在此中萌生  
带去全部的你。

二〇一七年九月九日

## 春，日

昨夜狂欢的痕迹  
消失在早晨  
已然沉默的广场  
薄雾中有拾荒者——  
有送衣的牛羊

国庆日后的第一天  
烟尘收敛起——  
公选人的信心  
赶牛的姑娘哼着小曲儿  
颤动着的身体，乳房  
在抵达的可能前  
绅士小姐的华装已蒙上——  
舞会的灰霾

太阳出现在  
慵懒的中午  
跳上加布蕾夫人的花棚

时或有深巷的咒骂  
总统的竞选海报飘出  
啤酒罐紧随其后

蜷缩在卡车上  
那垂死的百合  
阴暗生发的爬山虎  
在冷冷地嗤笑

睡眼惺忪的工人  
往锅炉里加煤  
在空闲的午后  
想着咖啡馆与浓茶  
想着昨夜深巷里  
年轻到稚嫩的红发姑娘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 夏

雨霁后凉夏时  
静待欣喜得见未知  
更新的遗产握在手中  
引向一首久违的歌

灵魂止息了天外天的奔跑  
在明镜般的水中漂浮  
蝉鸣，沉默，蝉鸣  
树丛中可疑的动静

或者会有深夜的不眠  
赭色的天与月  
赭色的大地和素色的人  
世界还没有涂上色彩之前  
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或者会有光明的间隔  
梦翻开另一个帷帐

在来不及向你告别之前  
我趴在深渊的入口  
开始漫长的结束

当那青梅酿成  
偶然到来振济的食欲  
欲睡的恐惧止了  
直欢笑在无垠的荒野  
菩提树下经过的客  
张开好客的臂膀  
无益的沉思止了  
直欢笑在永恒的今天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 秋，夜

是宿命者的哲学作怪  
在每次开幕时都报以  
雷鸣般的喝彩

夜的第十一次开场——  
星光若隐若现

直至寻得神秘的印记  
猜疑也在其中诞生  
去走向互相争斗的场所  
接受命定的结局  
即使心有许多不甘

于是英雄从血与火中长成  
青铜的头颅青铜的四肢  
流着牛奶的河岸边  
千百年响彻他的故事

最后死寂成了永恒

反抗的身影在沉默中溶解  
轰然倒下的庞然大物  
喃喃讲述着一切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有你的存在  
托腮在窗边沉思的侧面  
一如无色而绚烂的整个世界

待到荒野吞噬了一切  
只留下我在踽踽独行的夜晚  
麦浪伴随在灵魂的一旁——  
焦渴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你温柔的触及可曾传到——  
最后一次望向星空——  
似有风吹起  
寒冷中只有未来的坟墓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冬

在過去可能的印象中，冬不就是一個極其安靜的你，你是怎麼的美麗，或聖潔，這些都要自己去賦予，不可思議的是，許多聖女都生在冬天，不可謂一怪事，這之中應該也有物語的因素存在吧。畢竟所謂的巧合，只是被「理」所壓著的一種怪誕，只要樂意，存續的想象，會作為世界應有的保存下去。

春，日

這從來不是一首諷刺詩，春天是生活開始的季節，日間百態留著狂歡的痕跡，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這首詩也是對"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in the world"的一種詮釋吧。關於送衣服的牛車這一點，可以參考伊塔洛·卡爾維諾的《烟雲》。

夏

夏季總是應該蒙上一層歡樂的氣氛，夢從未有如此接近。未被打擾的小鄉村，垂老的賢者和偶然的過客，的確在你的印象中，冬。非冬，一切死絕的荒野。

秋，夜

四季四篇，這是最後一首，正所謂世界的終結，黨想象落下帷幕，情愛迅速退場的時候，美麗可人的演員便會感謝觀眾。只有凌亂，空無一人的劇場裏，舞臺的製造者在垂淚——戲演完了，留下的是你，是過去的未來。

# ATLANTIC

潜游，潜游在深深的水底  
齐整的死亡，隐匿在废墟

勾勒出年轮的陶器

又或是享乐的酒

之后掩藏了美丽

于止境之塔中延续传说

直至被打开的一瞬

终于扬起的风帆显现在

俄刻阿诺斯的梦里

深沉而无法洗净的杀戮

使自我被推上神坛献祭

炯炯的目光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呢喃出星之开拓者的名字

又是海神巡游之余的谈资

当小夜曲终末的寂静来临

当人们不再相信

有未曾了解的秘密

企盼的希望消逝在

灭亡与重生的轮回里

你看，谁面向大海而立

你听，海在哭泣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PACIFIC

关于黑色的大洋  
最后印象  
送别时手臂的朝向  
以及汽笛的鸣响

然后是裹挟着前进的  
温暖隐秘的洋流  
把我送到离世的荒岛  
首先出现的是青山  
其次是青山上的灯塔  
最后是旅行的终点

守望着海或被海守望  
于是在阴谋中萌生的爱恋  
希冀着永不结出的果实

后来你听着鲸的呜咽  
隔着时空送来的家信

读后流下的眼泪  
你寂寞吗  
在信仰的重山间  
你在徘徊

可你总是知道  
应送达的甜蜜从不迟到  
从不缺少  
就像信天翁扫过的洋面  
比这太平之洋大千倍百倍

曼陀林于何处响起  
湿润带来的是寒冷的相思  
你期待第一次涨潮  
和渐次亮起的路塔的光

二〇一七年十月八日

# INDIAN

圣石边的港口

有罗马未被忘记的名字

千百水手在盼望

季风带来安拉的消息

启航时请勿回望

信风掠过的深渊上

有豆蔻，有财宝

可曾有未及的波浪？

浪漫不再

贪欲带来欺罔

朝拜的人群涌去

望向半岛的目光

所以版图支离破碎

一边杀戮，一边忏悔

可汗的帝国也岌岌可危

仅留夕暮色的余晖

此时你再燃起火炬

帆鼓鼓地恋着贸易之海

开拓留给万年后的子孙

摩挲同胞的鲜血

村墟里有隐秘的故事

此去向东二百里

有未讲完的预言

有未实现的夙愿

有无意义的命运

有几座丰碑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可進一步參考薩義德的后殖民主義



# A R C T I C

散落下离岛上独自游走的精灵

茫然，冰封的帝国梦  
黄昏中迟缓而行的皇帝  
兀自在御花园怅惘  
若国界无以从心底指明  
征服的尽头便倏然  
消失在远方的境际

俄顷使者来报，民饥  
快马加鞭地御吏  
带来叛乱的消息  
就连吹彻精神的寒风  
也在这水晶宫殿里游弋

伟业起于世界的尽头  
而重建的心灵  
却孤寂地死于荒原的深处  
坚实的白色侵占蔓延  
蚀刻下家族的历史

黑暗里有迟暮的温馨  
有摧枯拉朽的基业  
有走向沉没的大陆  
绫罗缎面里，他扬起手

世界金黄，断裂后无数城市  
骑在马背上征服的时候  
他不知栖于何处小镇  
望着浣衣归来的少女  
是确定的过往，剪去的未来

终于他支离了所有报告  
日与夜的交接处  
他亲手将它封起  
为等待黎明的破碎  
及万古长青的永恒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 ANTARCTIC

被风雪掩盖的足迹  
仍如玉璧般无暇  
冰冷濒死的透彻  
直视千年的搜寻

只见得那墨绿色的泛滥  
梦游般去拥抱灼热  
岩浆横流的初生时  
万物还没有名字

你总是渴望去连为一体  
还未相遇的伙伴在远方  
给了你这种激励  
万难越过后的千年万年  
你镌刻下你的步履

就像想念渡过了  
时间的孤寂

你亦以洞悉  
全部的秘密  
在告别之前  
我已把我折服

也许  
就在陆地恋上远方之前  
你在花园里  
与爱倾谈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雪很珍惜  
思念很珍惜  
我们的心仍是同一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自古陆起讫，世界易容，已至数十亿年，穷发之海，未有竭尽，自是吾之思，吾之恋，皆受之如海，产之于极南，陆地亦为海，海者，深沉之始，存在之物，皆如海般自立，因其单一，世界才显得如此美好。若是有真理，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以上，是为海之五篇。

## VENUS

我漫步在·深夜的图书馆·寻找名为寂静的系列小说。直到腐烂的气息点醒我·在未竣工的废墟里·有通向邪魅的景致。

当灯下的影绰存在·浸入入孩童的梦中·那应是走向连廊的二人·面对面地哭泣拥抱·远处有军歌与媚俗的哀嚎·不知从几时起有了风·风之上便是繁星点点·在移动中交织闪烁的不祥·吹彻了整个荒原。

概念与数理逻辑乐此不疲地·托举着浮游的泡沫·寒冷之后每个人都兴致高昂地放弃了爱·自顾自地珍惜起暴虐的外皮。显然这秋日的邪魅是无人看的·观览者只有我与仲夏碎细的蝉鸣。人说秋蝉吟唱的是死亡与爱欲·形而上的狂欢剥开愚昧的衣冠·却发现内中是同一个制度的愚昧。愚昧还在无耻地酣睡·等它醒来后的不知是长庚抑或启明·冷冷地说明良善的定义。

(之后维纳斯迷惑了我·美征服了我·伦常却给了我一棒·邪魅便无处藏身·无处脱逃。)

## MARS

我把常识的碎片堆积·从而构造出了荒诞。我将去拜会沙漠里的移民·并赞扬他们的血汗。然则·遗弃的事实未改·无从期待·亦无从去爱。

他们拿出久酿的麦酒·挨家挨户把我招待。老者在堆积如山的废铁上·指给我看滴血的天空。那分明是泪·那分明是过去的风尘·是隐现不定的鬼影·抹出一丝模糊的蓝。后来孤单伴随我·吟游在绿洲于绿洲之间·锤炼先祖迷茫的眼睛·诗句中便有深蓝的忧郁·有回望星海的企盼。

我们曾经豪迈地言说·在宣告的神殿前·星球都失去了名。冷绿荧屏上那落下的光点·可有些许柔和?千百年后·我们早已忘却了故土的方向。那时·心与心之间不再有距离·紧紧拥抱着我们·在汪洋中恣意漂流。

是否会有归来的愿望·沉淀在身体深处·发酵成对未来的警告?弃子发出的呐喊消弭·消散在永恒的享乐之外。捡拾过去时光的残片·偶然而惊喜地·拂去“我”名字上的灰尘。

萧萧地风又起·斗篷掩去行迹。漫天红色的血·正凝成宝石。

## Jupiter

你渴求潜越，一如我渴望抵达，强壮似虎的健全充盈，  
期待爆发的愉悦。我将孤独派遣，漂流过千百风暴的肆虐，  
才得以逼视你周遭的安静，成为英雄的陪侍。

你将一切神秘都告知我，将一切宏大都赠与我，  
骄傲地展露你的谦卑，寂寞让你流泪。  
怒涛与波澜之下，有生机的种子。

我将朝你坠落，坠落在大洋的彼端。  
等待我的身体，被火焰覆盖，直至光芒四射，成为无人观看的流星。  
牺牲者便是第一个访客。

我看到真理之光闪亮，包围着我心的障壁。  
在温柔相拥前，想念化作电波，传送远方。

如果思考的视点，超过了时空的距离，我们的心也逐渐遥远。  
当千年后短讯传至，你安然躺着

那个微雨的午后，那条青石板的街道。  
你告诉我星的所有秘密，于是我告诉你无限的爱意。

# SATURN

我把爱——  
化成浓浓的巧克力  
和彩色的绸丝带  
等待你微笑解开

我把眸子投向——  
你黄昏无语的遐想  
和作伴的红枣树  
灿烂盛开的晚霞

我选择鼓起勇气——  
赠于你过去的甜蜜  
和理当的宠季  
及红色洋楼中的提琴

我选择把自我放逐——  
去吻你迟踏的心  
追寻你腮红的迷踪  
与你虚荣的霓裳羽衣

耶和華的爱是处子之爱，英雄的爱是青铜之爱，我  
这卑微的肉身，也只能沉湎于土星之爱了。

# MERCURY

两个人，是四个故事，一个给你，一个予我。  
若说其余，抛给天地，送给繁星。

望向你，满溢的温柔，忧愁。  
投向你，死亡的巨幕，孤独。  
你以为为季子，把双臂长长张开，  
慷慨将我拥入怀。

后来你垂老，我将远航。港口相送，受之  
祝福。  
你迟缓地行动，在夜幕的陪同下，  
你可以用青黑的海水濯洗双足。

我在风暴中听得到你的啜泣，混着祖先的  
骄傲。  
于是我知道我从未离开你。  
在更新的一瞬，我与你偎依，  
一如小时顽皮地躲在身后。

转身的时刻又是灿烂永恒。

人们称我幼小，我全然不意。

完成了，我心爱的作品。耶和華把水星放在身  
旁，如是说到。

## NEPTUNE

你喜好的是紫色。因你无人陪伴。

之前你漂流，有奥尔特云的彗星。

你招呼了卡戎，他并说来自幽冥。

你曾言说热闹的家庭，不似这轨道般空寂。

你在纸笔上的定名，毫不相干，于你太空中划出的轨迹。

你在仰望那朵云，那艘飞艇。

上车的乘客井然有序，俄顷便有汽笛，  
开往下一站的银河系，这里或是那里。

也无需明了目的地，这便是属于你的过去。

你厌倦并想逃离，悄然删去自我的名字，  
却未知故事的传送无言无理。

人们的爱压垮你，你无处可去。

洋气一点说，就把海王星叫做系外行星吧（笑



# URANUS

你生出美  
阿佛洛狄忒的胴体  
舒展在  
黑暗里，随即化为  
迷蒙微湿的泡沫  
幽冥中你落泪  
从儿至孙，无一得免  
传颂的大力神归天  
只化作一角的莹石  
只有海中的幼女  
显现在  
无始无终的循环外  
化为柏拉图的圆  
毕达哥拉斯的三角  
婆罗门的梵天

你将她抛弃  
是为了  
得到的止于失去  
受诸于命运的  
众生茫然闪烁  
时时使你长叹  
在天色的花园里  
闭上眼  
便有母亲的拥抱  
始于生命的终点  
是那颗  
恒久璀璨的星

## L I F E ? L I F E .

我身在梦中，亦我所经历之事。  
是遗迹中森森的敌影，刺穿胸膛的利剑。  
包裹在生活的皱纹中，浮游飘荡。  
我将身在梦中，预料蜷曲在画框里  
透露不祥的寒冷，从背部逼近。  
无垠的大海拍打泡沫，是暴力的踪影。  
手擎巨斧的卫士，熟练地将敌人的头颅，  
一一斩下，三两斩下，依次斩下  
他也想逃离这梦，沉溺在夜澜内，  
如无助母亲的绵长泪水，你轻轻啜泣。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為坂本龍一作

## 酒泉新解

我饮下这杯温热的酒  
等它将我胃烧灼  
将我心炙烤  
等它送来你的魅影  
你肉体扑人的香气  
我倒尽这杯冷冽的泉  
等它浸润黑土地  
浸润泥巢中深眠的蚂蚁  
等它流过你的坟冢  
你骨骼散乱的迟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 紀念

东方在西方曙色发白  
燃起辉煌的焰火  
以掩盖灼热的哭泣  
在风沙的游动下  
你从河流中千百回复生  
攀登通天的图书馆  
时，西方在东方晨曦灿烂

我不曾坦然地承认  
人都将在微雨的迷晨  
死去，窗外是润湿的街道  
可能是巴黎，纽约  
上海，斯德哥尔摩的  
红石死屋，青皮铁房  
我将死在  
世纪末的腐烂旁

西方在东方光芒万丈  
埋葬在出殡的可能前  
你只此一回沉沉睡去  
在落灰的地图册间  
狩猎海中弋行的巨兽  
染透凶险的凝脂  
东方在西方等待破晓

## 所思念

暮色里的她一如既往  
被温柔染成金黄  
传说那城墙把头颅  
葬在古老的漫长下

风开花的时候  
我回头说思念  
这些深巷太过小巧  
装不下许多漂泊来的忧伤

入梅之后她一如既往  
找寻你雨中的泪水  
幻想结果又枯萎  
在远方的人群中埋没

雪下大的时候  
我回头说思念  
这些黄昏太过迅速  
留不下许多你深爱的厚重

雁群飞过的时候  
带不走你抛弃的遗憾  
却送来我曾经的陌生  
而你思念的她一往情深

二〇一九年一月五日

## 叁月

春花乱舞，时维花序  
坡道上踽踽而行，散乱下一片踟蹰的影  
掘开光亮间新芽的笋，松软的泥土有去岁的  
气息  
在梦中等着花开，连绵而去是二月的心意  
也冀望着你将花朵撇下，点缀装饰发梢  
青青地初化而去的水，采采地润湿奇零的  
草  
飘落下满天的絮思，却只是红楼一梦  
春花乱舞，南柯千秋

## 肆月

你说你融入灯火，化而为苏醒的初生  
旋转的衣裙没入灯火，渐次活跃起的肆月  
之光  
除了你，我说，晚开的桃花也在等待  
人生，顺着湿热的晚春，也是某种形式的  
等待  
后来花纷纷凋谢，纷纷然将我挟裹而起  
倏忽间我在你身后追逐，凌波微步，罗袜  
生尘  
你便回眸凝视我，在你眼中我望见——  
倒映的湖光山色，湖中涌起的碧蓝

## 伍月

除此容身之世界，我无处可去  
我背上行囊，早早出发，身体空空如也。  
我仰头凝望游离之梦，久远的月色  
蜿蜒曲折的小径上有猛兽的影子  
我不急，不燥，也不追  
落单的黑暗发疯般，杀死每个旅者  
粘稠，深沉，在炎夏到来前，  
鸢尾化为彩虹的日子里，我正化为隐喻

## 陸月

仅有的永恒的时日，在向我倾诉  
我却把视线投向远处的道路  
梧桐在长，桐花谢了又绽开，叶的清语  
记忆中的紫藤不断爬行，延展  
招摇在窗前，镜中，心里  
她与我隔着么？那江水的精灵儿  
去拥抱，初生，去爱，去爱着  
我在这坟前守候一生

## 拾月

秋日连绵的秋思转向西方日趋冷淡的红枫林  
暗影间狩猎弋行的土著等待着——一个绝好的时机  
愿者上钩不愿者也上钩是所有的期盼  
钓到不祥的渔夫带着收获在村口的老松树下  
一声声叫唤着可能在远方嗒嗒急行而来的主顾  
这时候死神来了他自说自话镰刀呼呼作响  
黑色斗篷里尖瘦的身形与一张焦躁不安的脸  
他扔出冥河的黄金买下不祥播撒在喷泉里  
死是死活是活说是天命亦是不祥只是生命与行  
走的村庄  
夕阳带来的暖意留待冷月的升起昭示着这一个  
诡谲的秋

## 拾貳月

细雪飞舞下的金色穹顶，河川流淌  
润湿春琴，及紫竹下痴痴的情意  
洛城的晚风笼罩，邪魅的校园一角  
破败的寮舍，御苑的秘密墙根  
掌声中的世界，渐渐化为  
冷酷仙境，从现实剥离的文艺  
构筑着，你我所爱的幸运  
朝雾迷离的碧波，将武士的命运  
轮回在祥云瑞鹤的时空境界  
又千百回目送年岁的离去

## 貳月

帷幔里他在沉睡  
舒展优雅的  
头脑，在金色的耀眼下  
在安然的境界之外  
几声惊雷和雨点  
不时地击打  
待开幕的舞台，还有  
一步步攀援的形式

那抹纯然的绿  
在忧郁的时光里  
呐喊着天长地久的  
春光不见  
他在等待坂道上的身影  
出现，与仍然迷蒙的路途  
而我在漫长的安静里  
(等)到了你所爱的(春)



## A Poem by Dickinson

The Brain—is wider than the Sky—  
For—put them side by side—  
The one the other will contain  
With ease—and you—beside—

The Brain is deeper than the sea—  
For—hold them—Blue to Blue—  
The one the other will absorb—  
As sponges—Buckets—do—

The Brain is just the weight of God—  
For—Heft them—Pound for Pound—  
And they will differ—if they do—  
As Syllable from Sound—

我们的头脑——比天空更宽广——  
因为将它们紧紧倚靠——肩并肩——  
一个会把另一个  
轻易容纳——而你——亦不例外——

我们的头脑——比大海更深邃——  
因为将它们捧在手心——蓝与蓝——  
一个会把另一个  
吸收——像海绵——像木桶——

我们的头脑——与上帝一样重——  
因为将它们仔细掂量——磅对磅——  
它们的差别——  
正如旋律之于语言——

Emily Dickinson, c. 1862